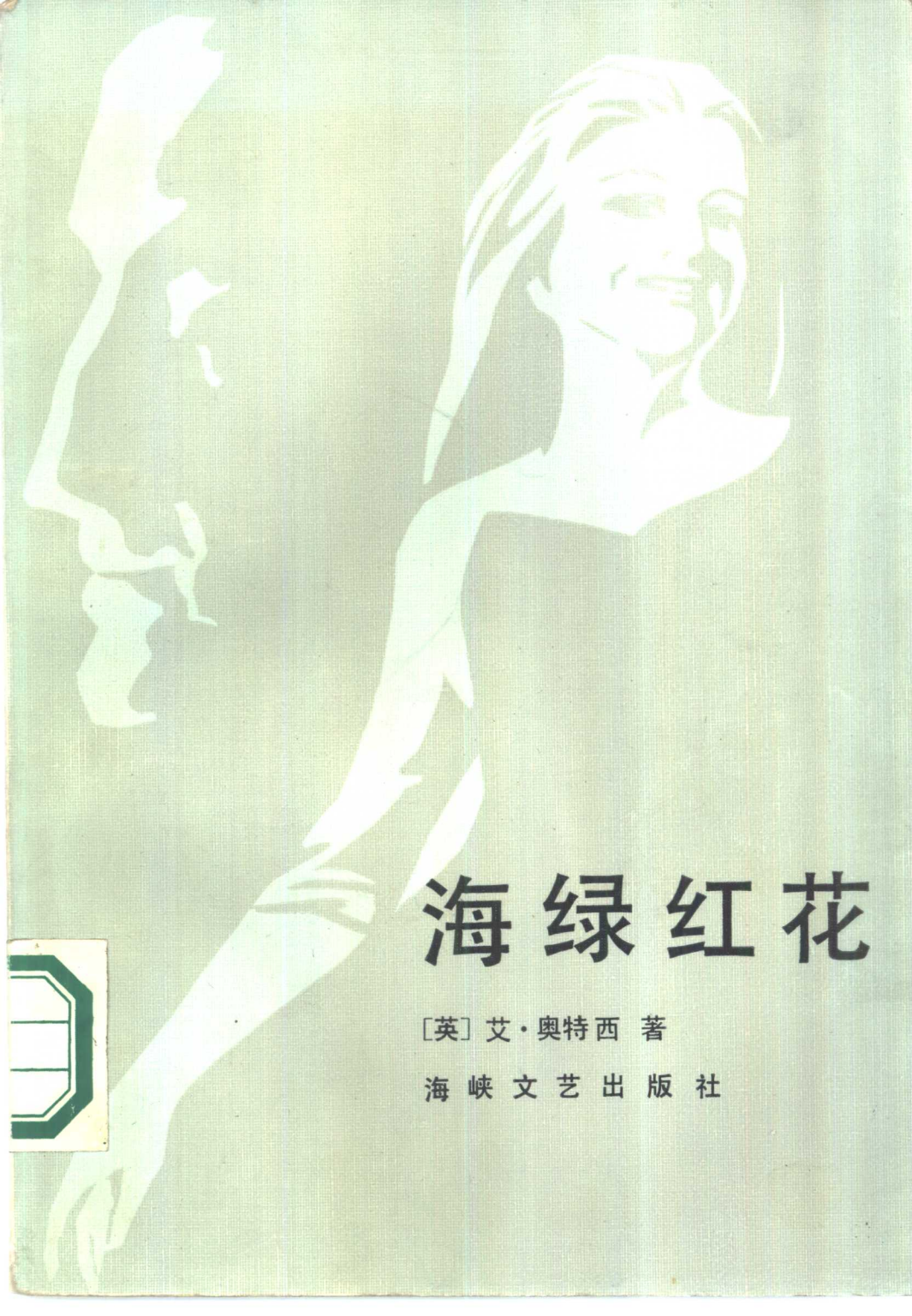




海绿红花

[英] 艾·奥特西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 绿 红 花

〔英〕艾·奥特西 著

陈加洛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375印张 7 插页 199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670

书号：10368·213 定价：1.80元

从双重性格看奥特西的《海绿红花》

艾·奥特西(1865—1947)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传奇小说在欧美流传甚广,经久不衰。《海绿红花》为《琉璃紫缕》传奇四部曲之一,其他三部是《我必回敬》、《厄杜拉多》、《帕西反击》。该书于1905年出版后,先后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至今仍为广大读者观众所喜爱。《伦敦时报》赞誉奥特西和她的名著《海绿红花》“早已家喻户晓,读者大众有口皆碑。”^①正因为如此,《海绿红花》一版再版,并收入爱尔蒙《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然而,只把《海绿红花》当作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小说来欣赏,显然是不全面的。由于作品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更由于作者创作心理的矛盾性,《海绿红花》比一般传奇小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只有探求小说的意蕴,分析作品人物乃至作者本人的双重性格,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作品人物形象的内在意义,更清楚地认识作者世界观的激烈矛盾,从而更客观地评判《海绿红花》的艺术价值。

《海绿红花》中主宰小说情节发展的中心人物布莱克尼本人并不出奇,也不神秘;出奇而神秘的是他化名“海绿红花”所成

^①参见B·A·宾特莱:“《海绿红花》序”,爱尔蒙《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版,第4页。

就的“英雄功绩”。显然，“海绿红花”与平庸的布莱克尼既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在二者迥然的差异中展现了人物的双重性格。

从表面上看，三十来岁的布莱克尼是欧洲巨富，英国社交界名流，威尔士王子的密友；他慷慨好施，彬彬有礼，但却有一点致命的遗传不足：天生的痴呆愚昧。他整天乐哈哈，无所事事，东游西逛，要么满口胡话，要么缄默寡言。英国社交界对布莱克尼的财富与智力之间极度的不协调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人们将他的傻态归咎于他那患精神病而早逝的母亲。要说出奇的，那倒是这位浪迹天涯的“傻瓜”居然从法国娶回了“欧洲最聪明的女人”玛格丽特；而且，正是通过两人奇异的夫妻关系，布莱克尼性格隐秘的另一面被披露无遗。

在小说的开局处，布莱克尼与玛格丽特的夫妻关系已经相当僵了。玛格丽特处处显示自己“超人的”机智，蓄意挖苦“愚蠢的”丈夫，并以此为乐。布莱克尼对爱妻的蔑视置若罔闻，依然保持相敬如宾的绅士风度，但他冷漠的态度却掩盖不了对妻子的复杂感情：既轻蔑又热恋。他轻蔑的是妻子对法国贵族的揭发，是妻子玩弄他的炽热爱情而又弃之如敝履的傲慢态度。两人的距离赫然醒目：不仅寝室远隔在别墅的两端，即使在一起时也是咫尺天涯，形同路人。在别墅的夜晚，玛格丽特恳求缓和夫妻关系，但是伤透了自尊心的布莱克尼固执地用刻薄的言辞回绝了妻子。他不信任妻子，却又不能按捺对妻子的狂热的爱——在妻子伤心地返回寝室时，他疯狂地吻着印有她足迹的台阶和手印的栏杆！

别墅交心之后，尤其是查访丈夫的书房之后，玛格丽特敏锐地感到布莱克尼的双重人格：冷淡而疏远的表象之下透射出热情而迷人的气质，愚昧和慵懒的面具之后，掩盖着机灵而聪颖的才

智。丈夫翌日凌晨的神秘出走使她幡然醒悟，大智若愚的布莱克尼即是神出鬼没的“海绿红花”！至此，我们终于触及了传奇式人物布莱克尼的真正自我——一位为解放“无辜者”脱离险境的富有牺牲精神的“英雄”，一个人道主义“博爱”的象征。

与神秘的“海绿红花”形成正面冲突的是法国共和派特使肖夫兰。在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的阅历显得贫乏，因而只能凭印象描绘出一个“扁形的人物”：年近四十，一双狐狸般的眼睛，奸诈狡猾，象但丁笔下的魔鬼一样追捕神秘的“海绿红花”。他跟踪、盘查、要挟、欲擒故纵，以人质作交易展开心理攻势，逼迫玛格丽特成为他的“有用的工具”。毋庸赘言，肖夫兰是个概念型人物，是个“忠于自己的理想”，“热爱自己的祖国”的苦行僧形象。然而，即便如此，肖夫兰也没有完全失去“人性”，他恪守诺言，在捕捉到“海绿红花”的行踪之后，当即归还了玛格丽特所担忧的纸条。作者是否借此暗示了肖夫兰隐藏很深的双重性格？

小说中另一位具有双重人格倾向的是玛格丽特的哥哥圣·菊斯特。这位平民出身的法国共和党人曾因为爱慕一位贵族小姐而惨遭毒打。对于1789年的大革命，他积极支持，但对革命所引起的暴力，他却觉得“太过火了”。他崇尚“自由”、“平等”，但更注重“博爱”，于是从受难者、革命者，逐渐变成与共和政府对立的“海绿红花”的秘密帮手。

圣·菊斯特的思想转变同样反映在小说的关键人物玛格丽特身上。作为小说的叙述视角，玛格丽特的双重人格对理解作品的内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玛格丽特原为法兰西剧院著名的女演员，周围名流聚集，崇拜者众多，被誉为“欧洲最聪明的女人”。嫁给布莱克尼后，这位二十五岁的美人很快成为英国宫廷社交界的女皇，自负而孤傲，终日与王公贵族周旋。但是，豪华空虚的生

活不仅改变不了、反而急剧强化了玛格丽特的双重人格，在飘然若仙的快乐外表里裹藏着一颗孤独苦闷的心。她自幼失去父母，哥哥圣·菊斯特是她唯一的亲人。为了报答哥哥对她的父母般的情谊，更为了报复贵族圣·西尔鞭笞她哥哥的恶毒行径，她有意无意之间告发了圣·西尔企图勾结奥地利国王镇压法国革命的阴谋，促使共和党人将圣·西尔一家送上断头台。为此，虽然玛格丽特在法国倍受称赞，但她却萌生了一种负罪心理。她向新婚的丈夫坦白，得到的不是宽恕，而是疏远。于是，她感到孤寂。她需要理解，需要同情，更需要爱，但她女皇式的骄矜又使她得不到这些人性的温暖。这样，时而是外表无忧无虑的理智的布莱克尼夫人，时而是内心剧烈冲突的感情的玛格丽特，人物的双重性格激化了小说中的人物冲突。作为布莱克尼夫人，她憧憬着浪漫的爱人——在法国出生入死的神秘的“海绿红花”；而作为玛格丽特，她又面对现实尽力解救身陷困境的哥哥圣·菊斯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解救哥哥的过程中，她竟有意无意地出卖了自己的丈夫布莱克尼。当意识到自己不可饶恕的罪过时，玛格丽特的浪漫牺牲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她不顾个人安危奔赴法国，冲入众兵围困之中解救丈夫，准备同布莱克尼一起英勇献身。玛格丽特的举动虽然出自一种赎罪心理，却也暗示了在肖夫兰与“海绿红花”二者之间，她最终选择了后者：更富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

显而易见，玛格丽特的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奥特西的抉择。《海绿红花》的主要人物当中，布莱克尼和玛格丽特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英雄”，倾注了奥特西的满腔热情；而肖夫兰与圣·菊斯特相形之下则苍白、单薄，不过是情节需要而设计的人物。这里的偏爱反映出作者创作上的倾向性。要分析奥特西的倾向性，分析通过人物双重性格所折射出的作者双重人格，我

们必须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在更高的历史角度上进行研究。

二

奥特西在《海绿红花》的人物塑造中所表现出的倾向性与她的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和心理气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囿于世界观的局限，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以道德的标准衡量人物，衡量革命，这就决定了她的作品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全部真实。在严峻的历史事件与浪漫的传奇故事之间，她力图作出种种妥协调和；这既是作品双重人格的起因，也是作者双重性格的表露。

艾·奥特西是匈牙利男爵菲利克斯·奥特西的独女，自幼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接受传统的教育。她父亲是位颇有才华的音乐作曲家，瓦格纳、古诺、李斯特等音乐奇才是她家的常客。年轻的女男爵不仅对音乐有着良好的素养，绘画也很有天赋，她的画曾经选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参加展出。与丈夫蒙塔格·巴斯托勋爵结婚后，奥特西的生活和主要经历都以匈牙利、法国和英国的宫廷及贵族家庭为中心，她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了如指掌。反映到小说《海绿红花》之中，最鲜明的人物与最精彩的场面都离不开贵族社会，这点本不足为奇。

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奥特西的想象力习惯于在浪漫的理想世界中驰骋：富丽堂皇的宫殿、幽深僻静的别墅、美妙动听的歌剧、色彩斑斓的酒店。生活的环境和经历培养她对欧洲的传统文​​化怀着一颗崇敬之心，而浪漫的气质则引导她以道德的准绳衡量周围一切事物的价值。她崇拜传奇式的神秘人物，以女性敏锐的感受塑造了布莱克尼栩栩如生的形象；她羡慕浪漫式的冒险人物，以女性细腻的文笔渲染着玛格丽特丰彩多姿的情绪。在这两位“英

雄”人物身上，奥特西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岂止是寄托，玛格丽特简直就是作者理想自我的化身。这里，奥特西与玛格丽特之间产生了一种浪漫的精神契合，而正是这种契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局限了作者的世界观。正因为如此，作品透过叙述视角的浪漫心灵很难全面正确地反映振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

《海绿红花》的历史背景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法国是欧洲最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宫廷的挥霍无度和连年的战争使法国民不聊生，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时至路易十六，局势更加恶化，终于导致了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暴动；随之，“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路线行进”^①。1793年，法国革命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英、奥、普、西、意等外国军队入侵法国，贵族分子也乘机叛乱。为了解脱内忧外患，为了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执政的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恐怖手段，无情镇压颠覆分子，将贵族及其家属一批批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这些行动旨在“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马克思语），广大贫民百姓拍手称快。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②

然而，这样一场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革命，在奥特西的道德尺度衡量下，变得不可思议，显得异常恐怖。在小说中，作者借玛格丽特之口对圣·菊斯特说：“——那可怖的巴黎……他们太过分了。你是共和党人，我也是……我们有同样的思想，对自由和平等有同样的热情……但连你也不能不认为他们太过分了……”（第七章）。以人道主义的眼光看待革命必然会强调恐怖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页。

的一面，以传统的尺度衡量革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奥特西让玛格丽特在揭发贵族圣·西尔后深感内疚，其实内疚的是作者本人，她不由自主地叹惜在法国革命中所抛弃的欧洲贵族传统文化。

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看待法国大革命，受这种世界观局限的作家并不只艾·奥特西一人。十九世纪法英两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在涉及这个题材时也往往摆脱不了道德观念的束缚，雨果的《九三年》中的共和军司令郭文是典型的双重人格，他私自放走了叛乱的贵族头目，被革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判决的执行者薛木尔登又在处决郭文的同时开枪自杀——通过双重人格的状写，雨果宣扬“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①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通过卡尔登为友捐躯的行动得到了极致的表现。奥特西让玛格丽特奔赴法国准备与丈夫同生死的描写是否受到狄更斯的影响无从考证，但她对前辈大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继承却是清晰可辨的。在《海绿红花》中，奥特西一方面深切同情广大人民所遭受的不幸（如圣·菊斯特当年的遭遇），愤怒谴责贵族阶级的残酷无情（如玛格丽特的报复）；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断头台的“不断工作”表示惊恐和责难，对惩处贵族及其家属表示内疚和不安。奥特西这种骑墙的态度，实在是她世界观的矛盾所致，是她双重人格的表现。

从作者矛盾的双重性格和浪漫的心理气质，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海绿红花》不可能成一部写实的历史小说，为什么奥特西不愿意也不可能宣扬她模糊的政治观点。就小说整体而言，作者对艺术的关心甚于对政治关心——她尽可能回避对法国大革命的正面的直接的描绘，也不愿意对法国大革命作正面的直接的评

^①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1230页。

价，她只是把法国大革命作为传奇小说的一个神秘的背景，而传奇小说的形式又可以很体面地掩饰作者世界观的矛盾。

三

传奇小说通常讲述理想的爱情和骑士的冒险等一类非说教性的故事。^①从《海绿红花》看，这种文学形式无疑很适合艾·奥特西发挥她浪漫的艺术想象和精湛的写作技巧，而不必顾及政治观点的表露。

奥特西之所以能够忘却现实世界中的纷繁矛盾，醉心沉缅于虚构的世界中，精心渲染作品的神秘气氛，让中心人物布莱克尼独来独往，时现时隐，使之超自然地“理想化”，“神秘化”，就在于她善于采用传奇的色彩使浪漫的情趣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使人感到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玛格丽特为完成肖夫兰交托的监视“海绿红花”的助手安德鲁的任务，竭尽其贵夫人兼名演员的表演才能，娇嗔地从他手中抢走写着密令的纸条。这个场面的描述，细致精采，丝丝入扣。同样表现作者浪漫想象的是玛格丽特藏身幕帷之后窥视丈夫和肖夫兰在酒店斗智的精彩场面。不难看出，奥特西揭示人物双重性格的途径有二：一是置人物于戏剧性冲突的中心，二是披露人物感情的波动和心理的悬念。

人物的戏剧性冲突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海绿红花》中冲突的高潮一个紧接一个，丝毫不给读者以喘息的机会；小说从第一章到最后的第三十一章，几乎每章都有一个高潮。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冲突，使人物的双重性格愈加清晰，人

^①参见罗杰·福勒编《现代批评词典》，路特里奇和基根·保尔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162页。

物形象也愈加鲜明。

人物的心理描写既加强了故事扣人心弦的悬念，也增添了作品令人欲罢不能的急迫感。在这方面，奥特西施展出卓越的才能，通过玛格丽特蔑视丈夫、逢场作戏、倍感孤独、寻求和解、恍然醒悟、急往救援、安然脱险等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波动，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细致入微地描状出一位孤傲的贵夫人的心理活动。作者的文笔是细腻隽永的，她不仅得益于早年习画的色彩感，同时也得益于音乐修养的节奏感。无怪乎《纽约论坛报》对她赞不绝口：“她具有自然的天赋，叙述流畅，想象生动，风格华而不俏。”^①

从《海绿红花》的艺术方面而言，其情节的曲折跌宕，紧凑明快，其人物的集中和相因关系的处理，绝不逊色于大仲马的传奇；就其文字的细腻俊美来看，也不亚于奥斯丁的手笔；其语言平而不凡，淡抹胜于浓装，更能体味其风韵，有些段落简直就象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一样。奥特西也同史蒂文生一样，善于从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筛选出情感经验的结晶，将它投入艺术创造的想象之中，引导读者进入探险、浪漫和五彩缤纷的世界之中去，难怪宾特莱赞叹说：“我开卷一读，就欲罢不能。”然而，读者不可忘记，《海绿红花》传奇故事的背景毕竟是法国大革命，它是非写实的情节小说，但又比一般的传奇复杂。只有充分意识到作者世界观的内在矛盾，正确理解作品人物双重性格的意蕴，我们才能客观地认识这部世界名著的艺术价值。

译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

^①引自宾特莱：《海绿红花》序。

目 录

一	巴黎：1792年9月	(1)
二	多佛：“渔人之家”	(9)
三	逃亡	(18)
四	红花会	(26)
五	玛格丽特	(34)
六	1792年的佼佼者	(40)
七	隐衷	(50)
八	特命密使	(56)
九	劫持	(68)
十	在戏院包厢里	(74)
十一	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	(89)
十二	一张碎纸条	(96)
十三	非此即彼	(104)
十四	一时正！	(106)
十五	疑惑	(114)
十六	里奇蒙宅邸	(120)
十七	告别留言	(134)

十八	神秘的戒指·····	(141)
十九	海绿红花·····	(146)
二十	朋友·····	(155)
二十一	夜长梦多·····	(162)
二十二	加莱·····	(169)
二十三	希望·····	(179)
二十四	死亡圈套·····	(185)
二十五	雄鹰与狐狸·····	(192)
二十六	犹太佬·····	(200)
二十七	追踪·····	(210)
二十八	布朗查德老头的小屋·····	(217)
二十九	上了圈套·····	(226)
三十	纵帆船·····	(231)
三十一	逃离险境·····	(243)

一 巴黎：1792年9月

这只不过是一群名曰为人的生物而已，他们在蜂拥着，沸腾着，发出嗡嗡的声响。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人完全是野蛮的动物，由于受到邪恶欲念和报仇情绪的驱使而显得生气勃勃。这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这地点，就在西街垒，也就是在这里，十年之后一位骄横的暴君为了显示国家的荣耀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竖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①。

这一天里，大部分时间断头台都在忙于干那可怖行当；几个世纪以来，法兰西借以炫耀的一切祖籍世系，名门望族，都得为国家渴望自由与博爱而付出代价了。今天已经很迟了，只好停止杀戮，因为还有更加有趣的场面在等着这群人们去观赏，再过一会儿各个街栅就要最后宵禁了。

于是人群从沙滩广场^②涌向各个街栅，好去观赏一下那个有趣和令人开心的场面。

这种场面每天都观赏得到，因为那些贵族们真是够傻的了！他们是人民的公敌，当然，尽管这些人不论男的，女的，以及小孩，恰巧是十字军时期以来为法国争光的杰出人物的后裔——法国古老的贵族。他们的祖辈压迫人民，把人民踩在穿着高贵皮鞋的脚下，而今人民成了法国的主宰者，他们要踩他们过去的主人——不过不是用皮鞋后跟，因为那时候他们大多数人没有鞋

①这里指的应是1802年拿破仑在万多姆广场上建立的“荣誉勋位团纪念碑”（又称“凯旋柱”），该碑于1871年为巴黎公社起义群众摧毁。

②沙滩广场于1792年4月25日首次架设断头台处决犯人，以后一直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处决贵族、反革命分子的地点。

穿——而是用一种更顶用更有份量的东西，断头台的铡刀。

这种可怖的刑具每天每时都要索取大量的祭品——老人、少妇、幼儿，直至有一天终于要索取到了国王及其年轻美丽的王后的脑袋^①。

事情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嘛！难道人民不该成为法国现在的主宰？所有的贵族都是卖国贼，连同他们的祖祖辈辈也都无一例外。二百年来，人民辛苦流汗，劳而不得其食，反而要供奉一个贪得无厌的王朝，任其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如今那些在使用各种权力上无所不用其极的家伙们，他们的子孙为了保住性命，只好潜逃了，为的是逃避人民冉冉而来的报复。

他们尽量躲藏起来，然后设法逃命，这就是整个事情之所以滑稽的原因。每天下午在城门关闭之前，货郎车便成群地出来等在各个街棚旁边，常有个把贵族笨蛋千方百计想逃出公安委员会的手掌。这些人以各种伪装，用种种借口，试图混过共和国士兵公民严加把守的哨卡。他们有的男扮女装，有的女扮男装，小孩假装成乞丐，这些人当中有的是革命前的伯爵、侯爵，甚至是公爵，他们想逃离法国，到英国或其他同样受到谴责的国家去^②，以便在那里煽动起外国对伟大革命的敌对感情，或者是组织起一支军队，以便解救那些曾经把自己看作是法国政权的代表而今却被关在巴黎寺院里的可悲囚徒们。

可是这些人却几乎每次都在街棚那里被捕获。西城门特地派了中士比博来，他对化装得再好的贵族也能非常敏锐地觉察出来。于是滑稽的场面便开始了，比博常常象猫在逗耗子那样对待他的猎物，拿他要一耍，磨它十几分钟，假装被蒙混过去了，看不出这是伯爵或侯爵老爷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借用了演戏的道具或

^①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及其王后于1793年1月21日被处决。

^②指当时对法国大革命抱敌视态度的国家。

发辫乔装打扮起来的。

比博是个很富有幽默感的人，因此到西街垒蹯蹯蹯，看看他怎样捕捉那些试图逃避人民的惩罚的贵族，确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有时候比博会让他的猎物真的走出城门，给他至少一两分钟时间认为自己确实逃出巴黎了，甚至可以设法平安地登上英国的海岸了，可是比博让这可怜的家伙走上十来米，朝旷野走去的时候，便派上两名士兵追上去，把他抓回来，剥下伪装。

这种事情的确是够逗人乐的，因为逃亡者剥下伪装时常常被发现是个女的，是某位高傲的侯爵夫人。当她发现自己落在比博的手中时，便显得极其狼狈不堪，她知道一场即决审判明天就要进行，尔后便是断头台夫人^①与她亲切拥抱了。

难怪在这九月金秋的黄昏前，比博的城门周围人群拥挤，情绪高昂。嗜血的欲壑越填越难满足，今天人们刚刚看到一百个贵族的脑袋从断头台上掉下来，明天就想看到再掉下一百个脑袋来。

在紧靠城门的栏栅旁，比博坐在一个倒翻的空木桶上，有一小队士兵公民由他指挥。最近以来这项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那些该死的贵族愈来愈显得惊恐，正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逃出巴黎。这些人不论男女老少，他们的祖辈，哪怕是隔了好几代的祖宗，都曾经为卖国的波旁王朝效劳过，因此这些人也统统是卖国贼，把他们拿去祭奠断头台，那是再好不过的供品了。比博每天都热衷于揭穿某些逃亡的皇党分子，把他们送到公安委员会去受审，公民富克埃·坦维勒这位杰出的革命党人就在领导着这个委员会。

罗伯斯比尔和丹敦二位就表彰过比博的热诚，比博也常因自

^①苏格兰早期称断头台为“maiden”（少女），故此处称为“夫人”。

己的主动积极，至少送过五十名贵族上断头台而感到自豪。

今天各个街栅负有指挥职责的中士都得到特别指令。最近有一大批贵族顺利地逃出法国，安全到达英国。关于这些人的潜逃，有过一些离奇的谣传，而且潜逃越来越多，简直是胆大包天，而人们心目中对这件事也感到惊奇。格罗斯比尔中士就是因为在他鼻尖下让一个贵族全家从北城门逃走而上了断头台的。

据说这些人的潜逃是由一伙英国人组织的。这伙英国人的胆识简直叫人瞠目，他们完全出于好管闲事的动机，竟然利用空闲时间来抢走注定要交给断头台夫人的祭品。这类谣传一下子就扩散开来，而且绘声绘色。不过显然这伙好管闲事的英国人确实存在着，同时，领导这伙人的那个人，他的胆略和冒险精神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有些故事传得更加离奇，说什么他和被救出来的贵族一走近街栅就突然隐身不见了，他们会用一种超凡的本领溜出城门去。

然而谁也没有见过这伙神秘的英国人，至于那个领头的，那就更不必说了，只能是一听讲就感到肃然敬畏。富克埃·坦维勒公民竟然会在白天里不知从何而来收到一张字条，有时候他是从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找出来的，有的时候是在他去公安委员会上班的途中，人群当中突然有人交给他的。纸条的内容常常是简单宣称这伙好管闲事的英国人正在行动，而且纸条上常常盖有一个红色的小小的星花印记，这种小花英国人叫做“海绿红花”。只要收到这种放肆的字条之后几个小时内，公安委员会的公民们就会听到消息说，又有不少皇党分子和贵族顺利地到达海边了，此时正在安然奔赴英国的途中。

各个城门都加倍派兵看守，负责指挥的中士受到了处死的胁迫，同时对捕获这伙放肆妄为的英国人也悬以重赏。谁要是能够抓到这个神出鬼没的海绿红花，就可以得到一笔五千法郎的赏